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9 号 (总 158 号)

2013 年 6 月 7 日

构建世界一流智库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国内外相关资料综述

内容摘要：智库即思想库、智囊机构、智囊团，或称咨询公司、顾问公司，主要是指由各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研究咨询机构，这样的机构主要是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等各方面问题时出谋划策，以提供最佳理论、策略和方案。

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中国未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需要，国家对智库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智库机构对国家各项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大力推进中国的智库建设不仅是国内经济社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参与全球竞争、谋求新优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关键词：智库；经验；启示

构建世界一流智库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国内外相关资料综述

一、国外智库建设成功因素

西方智库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思想的市场和成熟的运作机制。智库的发展和兴盛，有其独特而深厚的土壤。从经济学的视角，智库作为一个在思想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其产品是“思想”，其目标“消费者”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群体。知名智库之所以能保证自己的产品能够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主要因为四个成就因素：良好的环境、充足的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及全方位的传播营销。

1、良好的环境是智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的土壤

良好的环境是智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的土壤，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西方分权与制衡的政治制度结构促成了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为智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经济上，商业繁荣产生了很多富可敌国的财团，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以及宗教文化，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强烈的竞争理念和市场观念促成思想自由市场的形成，各种观点得以自由辩论、碰撞，各类智库形成互相竞争、优胜劣汰的格局。文化上，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普世主义等，使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关注、参与政治，希望通过智库的创新思想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水平。除此之外，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发达媒体，为智库舆论影响力的拓展提供了通道，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和放大智库舆论影响力的作用。

2、对思想与人才的需求造就了智库市场的繁荣

没有市场的需求就不可能有智库市场的繁荣。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运行机制的开放性，决定了对智库的强烈需求，为智库的各展所长、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这种需求又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政府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需要智库提供思想支持。第二个层面是指媒体需要智库以舆论领袖和舆论精英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读和创新观点。第三个层面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智库的需求。

3、智库产品的质量取决于人员的素质、智库的独立性和有效的运行机制

产品质量的优劣是决定市场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决定智库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又在于智库研究人员的素质、智库本身的独立性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智库的核心资产是智慧，但它并不是一种个人智慧，而是一种组织智慧。国外智库正是通过科学的研究管理、人员管理与激励制度，实现有效的管理知识、促进创新。

国外智库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拨款或是企业赞助。特别是在美国，智库资金主要是来自自有基金利息、基金会、企业及政府的资助等多种渠道。智库在体制上相对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而且它们也在强调和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因为，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智库，才能有效避免揣摩上意的倾向，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将更广泛的精英见识和民众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从而保障智库引导下的政策思想有足够的公共性和正当性。一流智库应该是站在相对中立的角度，对政策进行优、缺点两方面的分析。研究成果既要能够被学术机构、学术界人士认可，也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4、全方位的传播体系造就智库的影响力

智库的价值在于其影响力，而影响力的获得则主要是通过对其成果的传播和推广。智库作为生产舆论和思想的工厂，其目标受众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在这方面，国外智库最为看重的，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社会舆论，从而引导社会思潮，以此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

近二十几年来，随着智库数量的蓬勃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知名智库逐渐加强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力度，采取各种方式和渠道影响舆论和政策。具体而言，智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智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制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所谓人际传播方式主要是指智库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关系网，使人际传播方式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组织传播是通过各种

类型的公开或闭门会议、短期培训项目邀请专家就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智库还会举办各种中小型的会议，受众仅限于被邀请的特定人士，会议内容不对公众开放。通过组织传播，智库为社会公众、决策者、专业人士构建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了解公众意见的渠道。

在智库的早期发展阶段，大众传播模式一直是被忽略的，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加剧，新技术革命打开大众获得信息的渠道，智库都加强了对大众传播模式的重视。在智库管理结构中，大都设有专门负责信息传播的部门，所有的智库都有自己专门的网站。智库借助纸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社交媒介等大众传播渠道可以设置政治议程，塑造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到决策者，最终影响到外交政策。

二、国际知名智库的共同特点

尽管中西方社会背景不同，政府体制不同，智库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但从附录的全球智库排名的评选标准与量化指标中我们可以看出，智库的核心竞争优势是运用有效机制确保对产生创新思想的人才的高质量产出，并使影响最大化。分析世界知名智库，他们具备以下的共同点。

1、与政府既保持适当联系又坚持研究独立性

所谓适当就是既存在一定联系但同时又不至于过于紧密。与政府保持联系有利于准确、及时地了解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以及推动研究成果对政策的影响力。众多成功的智库均与政府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持联系的同时又不能缺乏独立性。

独立性是几乎所有知名智库的特色。智库研究成果主要受众是全球一流的权威人士和专家。如果研究机构与政府走的过近，按照政府的意志进行研究，为政府的政策或观点发表一些文章，将会使得国际学术界和其他受众对智库的研究成果产生质疑。一流智库站在相对中立的角度，对政策进行优、缺点两方面的分析。研究成果既要能够被学术机构、学术界人士认可，也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独立的研究空间也可以保证智库将其研究成果公布，而不会因为政府政策制定是需要保密的因素，无法公开研究成果。只有公布研究成果后，

智库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2、明确的组织定位与研究特色

目前国际上主要的智库可分为四类：政府出资的研究机构、半独立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研究机构、基于大学的研究机构、咨询类研究机构。政府出资的研究机构以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智库为代表，这类机构有较强的政府背景，运营与研究以政府出资为主。半独立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研究机构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为代表，这类机构经常与政府保持多种联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则是基于大学的研究机构的代表，此类研究机构研究质量和方向都依赖于所在的大学，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是在最顶尖的大学完成的。比较知名的咨询类研究机构有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和摩立特集团（Monitor）等，这一类研究机构在某一领域内具有较高的成就，由业界或世界知名学者领导。

尽管类型划分多种多样，但运行优秀的智库都会有自己明确的组织定位，并由此确定开展工作的领域、服务对象、价值立场以及所能发挥的作用。研究课题组织从选题、立项、成果表现形式、公共传播等一系列环节都有较强的系统性。智库选题一般兼顾长期跟踪领域与近期热点研究并接受委托课题项目。但无论是哪种，都会有严格的体系对成功质量进行层层把关。

3、一流的研究人才储备与广泛的国际合作

一流的研究人才是成为国际一流智库的必备条件。知名智库研究人员来源多渠道，学科综合，一般都是管理能力与研究能力兼备的“两栖人才”，具有开放性、交流性、综合性的特点。智库要提升知名度与研究实力，扩大良性网络，提高影响政府与公众的能力，往往通过多种形式邀请或聘请知名的学者、政府与企业的高管以不同的方式加入智库，使智库人才更具开放性与灵活性。比较成功的智库在吸引人员方面，除了提供自由的研究空间、丰富的研究资源支持外，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人才合作方式，他们对于与知名学术机构合作和建立完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也高度重视。

4、专业化的管理

国外智库的人员一般都是管理能力与研究能力兼备的“两栖人

才”。国外智库在用人上都享有完全或高度的自主权,他们特别注重科研人员与行政人员、高级研究人员与中低级研究人员的比例,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员培训、交流与考核、晋升、淘汰机制。与研究匹配有有一套完整的研究管理制度,对研究立项、中期、成果与研究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

5、稳定和具有很高国际学术声誉的领导人

纵观全球智库排名的变化与智库领导人的更替有直接影响。许多知名智库的领导人,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伯格斯坦先生,都是具有很高国际学术声誉的学者。由于研究的持续性,智库的领导人也需稳定性。有些机构的领导人每2年换届,但是2年时间并不足以完成相应的研究工作。韩国发展研究院的前任领导人曾担任职务10年之久,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该研究院才可能有今天的业绩。在去年一年中兰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领导进行了更换,而如传统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重量级的智库也在进行着新领导的过渡更替。智库领导人创立和/或带领团队多年,他们的形象与智库品牌直接相关。具有高学术声誉的领导人对智库发展至关重要,他们的稳定性对组织的影响巨大。

6、丰富而多元的资金来源

丰富而多元的资金来源是知名智库得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获得稳定而丰富的资金来源,一方面会影响吸引世界一流权威学者,另一方面,研究机构就会为了获得更多收入而去进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研究,因而使得研究成果的水准难以获得保证。国际智库研究经费的来源主要有创始基金、政府拨款、企业组织捐助、会员会费、政府或企业的委托项目收入以及自我经营与出版的收入等。

7、权威的公共影响力

智库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其影响力,而影响力的获得则主要是通过对其成果的传播和推广。在这方面,国外智库最为看重的,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社会舆论,从而引导社会思潮,以此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影响力是智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身之本。智库本身就是以议政论政为己任的,而议政论政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智库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在美国,许多

智库将其经费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宣传和推销自己的政策主张,而只将一部分经费用于研究工作,其用意也在于此。

三、对构建世界一流中国智库的启示

根据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统计,中国智库虽然在数量上排名全球第二,但是创新能力与政策舆论影响力上却与知名智库相差甚远。与全球知名智库的强大舆论影响力以及国际话语权相比,中国智库的舆论影响力还很弱小,国际话语权也相对缺失。构建世界一流中国智库,需要在市场环境、产品质量和市场营销三个层面上下功夫,提升责任意识、全球意识和品牌意识,进一步改进组织体制与工作机制,加强研究能力,向世界一流水平的智库看齐。

1、从战略上重视智库建设,提供宽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中国智库在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缺失,已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目前,中国高层有建设高素质智库的决心,这无疑是中国智库队伍建设的重要政治保障。国家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并不断扩大研究视野。一流智库要具有全球眼光,着眼世界,影响世界,不但要展开对我国有影响或者有潜在影响的议题的研究,而且要研究未来可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议题,为我国未来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争夺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政府应提供宽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促进一流智库的建设。首先,政治决策过程要进一步透明,建立民间政策咨询机制,为智库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其次,政府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要对智库给予大力的扶持,鼓励基金会形式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第三,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意识和参政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对智库的认识,并且要引导社会公众对智库所表达的不同观点的宽容度;第四,政府要给媒体的政治信息传播更加宽松的空间,让各种智库的观点和言论可以充分表达。

2、清晰“独立性”的定位,与政府应保持“若即若离”

国外智库之所以能拥有那么高的地位和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它们都具有非常高的独立性。但中国目前的各类智库大都属于官方和半官方性质,主要功能是作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

策”,从而导致中国“智库不少,思想不多”的尴尬局面。

智库的功能应该相对独立。鉴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的智库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西方智库那样的“独立”,因此这种“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所谓的“若即若离”,即在充分掌握政府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智库专家学者的专业修养优势和理论创新优势,创造出足以破解各种现实难题的有效对策。

从定位而言,智库对政府的政策应进行前瞻建议、可行性分析及执行评估,而不是解读。解读政策应该是政府的职能,智库的行为是站在第三方中立的角度,对政策进行分析,一流智库则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于政府以及经济发展进行长期趋势的研究。如果智库属于政府机构或者拥有过多的政府机构职能,国际学术界有可能会对智库研究成果的认可程度下降。总而言之,智库的角色是为政府决策提供素材和建议,而不是替政府做出决策。

3、对现有智库结构进行改制

由于历史与体制的原因,我国的智库大都归属不同的“系统”,各自实行垂直型管理,即使同一系统的智库,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协调也相对较弱,甚至出现重复建设,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研究资源浪费,成果雷同。应整合资源,强调专业化差异化,提高智库的知识层次、工作效率及管理能力,构建可以互为补充的智库集群,提高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

4、健全机构的管理机制,促进科研成果的政策、社会营销多元化和专业化

中国智库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必须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激发智库创新能力的机制,要形成思想的市场。我们必须清醒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所谓智库,它必须要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政府决策和舆论为目的。也就是说,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能力和舆论影响力。智库的创新能力来自于其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有了制度保障,才可能有一流的研究人员和宽松的研究环境,也才可能有思想的创新。而有了思想的创新,也才可能最终产生智库的影响力。

智库是否能产生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人才和运行机制。因此，中国智库需要进行机构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在内部机构设置上，要明确智库以管理部门为统筹，研究部门为核心，支持部门辅助，为政策研究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资金外，要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在研究人员设置上，要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大胆启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在推广上与传播规律进行有机结合使研究成果的政策与社会营销更多元化专业化。

首先，需要以研究为导向加强内部科研管理的建设。一是按照研究需求界定组织内部的机构理顺研究部门与支持部门的关系，按行政支持部门的职能和功能，加强行政支持部门对研究工作的支撑作用。二是加强研究立项的管理，重视前期调查和政策需求分析，发挥多领域专家咨询委员会在课题立项过程中的作用。三是重视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改进，通过科学研究方法提供政策方案和建议。四是建设课题研究标准和评审制度，把好课题研究的质量关。

其次，围绕研究工作做好人才管理。一是重视研究人员学科多样性，注重专才和博才的搭配，尤其是加强有研究能力的行政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机制。二是重视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的搭配，发挥科研辅助人才，包括研究助理人员、技术辅助人员、新闻宣传人员等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作用。三是扩大研究人员的范围，除了公开招聘大学毕业生作为公务员外，也可通过客座教授、研究顾问、借调等方式引入部委、高校等高级研究人才，还可通过非正式聘用方式引入行政管理人員。四是建立科学的研究人员考核体系，研究人员的晋升、留任以其研究专长是否得以发挥作为准绳，对管理能力强的研究人员确定多种发展方向。

第三，围绕研究需求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和筹资机制。一是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尤其是研究信息系统和图书馆体系的建设。二是加强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将数据库进行对接，方便获取研究数据和资料。三是拓展经费来源，实现资金渠道多元化，如设立研究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为研究工作提供充分保障。

第四，围绕研究建设开放的合作交流机制与多元的推广营销。一

是加强智库与政府各部门、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多方位合作，形成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的良好互动机制。二是加强与国外智库、研究机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研究，及时了解国外政策研究的动态，建立区域与全球的信息网络，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三是加强智库运用各自媒体渠道资源进行推广的能力及完善品牌建设，提高智库的社会知名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四是围绕智库核心资源配合论坛、国际研讨会及其它交流活动，建立一个贯穿国内外的交流互动机制。

5、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国际关系的舞台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知名度是智库国际影响力最显性的特征，也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和组成条件，它包括智库在国际上的行业地位、业界和国际社会对其科研实力和行业地位的评价以及认可程度。从全球智库排名情况看，目前中国国内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智库屈指可数，中国智库的国际认可度并不高。虽然排名收录的中国智库有 429 家，但在前 150 排位中只有六家位列其中，这说明中国智库的总体质量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可。

智库越来越呈现全球化趋势。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智库可以通过一些突破口来提升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一是通过开展国际交流提高国际影响力，二是注重研究国际性、全球性问题研究，随着亚洲和中国成为当前热点，中国智库可以选一些重点领域先行突破。三是积极开展跨国合作与覆盖，有目标有选择性的和知名智库进行合作研究。四是组建全球或地区性智库网络。五是在“第二轨道”外交中发挥智库独特的作用。

四、结语

智库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更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体现。而今，大国崛起，其智库的发展和舆论影响力不容滞后。中国智库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需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雷颖）

附录一：全球智库排名简析

全球智库排名：基准衡量

1、全球智库排名分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自 2007 年首次发布年度全球智库报告以来已经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据最新发布的《2012 年全球智库报告》数据统计，2012 年全球共有 6603 家智库，分布于 182 个国家，其中，北美洲有 1919 家（占比 29.1%），欧洲有 1836 家（占比 27.8%），亚洲有 1194 家（占比 1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有 721 家（占比 11%），非洲有 554 家（占比 8.4%）、中东和北非有 339 家（占比 5.1%），大洋洲有 40 家（占比 0.6%）。

在 2012 年全球综合能力 50 强智库排名中（见附录），美国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前 50 强智库中美国占了 11 家，其中有 10 家位居全球前 20 位，它们分别是多年蝉联全球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排名第 3）、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第 5 位）、对外关系委员会（第 6 位）、兰德公司（第 9 位）、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第 11 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第 15 位），以及排名第 18 至第 20 位的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和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英国有 10 家智库入选全球 50 强智库榜单，其中有 3 家居全球前 10 位，分别是排名第 2 位的查姆塔社（又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排名第 7 的大赦国际和排名第 10 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有 6 家智库入选全球 50 强智库榜单，分别是透明国际（排名第 12 位）、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第 13 位）、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第 26 位）、阿登纳基金会（第 33 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第 37 位）和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第 40 位）。比利时有 4 家智库入选全球 50 强智库榜单，其中布鲁盖尔研究所排名第 8 位。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各有 2 家智库入榜前 50 强智库榜单。瑞典、瑞士、法国、荷兰、丹麦、澳大利亚、埃及、黎巴嫩、巴西和阿根廷各有 1 家智库入选全球 50 强智库榜单，其中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排名全球第 4 位。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排名第 16 位，

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智库。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仅有 3 家智库入选全球 50 强智库榜单，分别是排名第 17 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 38 位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排名第 48 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全球排名前 150 的智库中，还有 3 家中国智库入选，他们是第 63 位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第 73 位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新加入排名第 100 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全球智库排名评选标准与量化考核

- 了解并分析全球智库排名评选的标准及量化指标对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智库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 全球智库排名评选标准
- 该组织在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与社会价值增进执行相关，比如国内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大量居民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国民的身心健康、环境质量、政治权利品质等）
- 该组织的工作通过同行评审的期刊、书籍及其他权威刊物出版
- 吸引并挽留精英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
- 同决策者、媒体和学者等社会精英沟通的渠道
- 学术的声誉（正式委派、智库引用、在主要学术书籍、期刊、会议和其他专业出版物上的发布数与引用率）
- 来自媒体的评价（媒体报道出镜率、接受采访、被引用次数）
- 来自决策者的评价（特殊问题的知名度，在政府部门非正式及正式职务的数量，政策理念。已接受的立法证据等）
- 该组织的经费来源（初始资金、会员费、年度捐赠、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合约以及智库经营的收入等）
- 满足资助机构的需求或达成资助机构目标的能力
- 组织的所有产出（政策性建议，出版物，访谈，会议，去政府部门的职员官方任命）
- 对政策制定者建言的次数，为决策者担任顾问角色的员工人数以及获奖学者的数量

- 在顾问工作、立法预备证词，论文或演讲准备及研究教学中机构形象的有效度
- 可以产生新的知识或新思想影响政策的能力
- 沟通与连接学术和决策群体的能力
- 沟通与连接决策群与公众的能力
- 引导决策过程中新声音的能力
- 在公开出版物及政策网络中的影响力
- 在同政策制定者传统智慧的挑战中获取成功，并产生全新的政策主张及程序。

对智库的量化考核

指标	量化分项
资源指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招募和留住顶尖学者及分析师的能力 ● 资金支持的等级、质量、来源与稳定度 ● 与决策者及其他政策精英的关系 ● 员工进行缜密研究、精辟分析以及及时产出的能力 ● 机构认同度 ● 关系网络的质量与可靠性 ● 在政策学术界与媒体界的关键联系人
利用指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媒体与政策精英中的声誉 ● 媒体报道、引文、网上点击、以及立法及执行机构听证中的次数与篇幅 ● 简报、正式任命、官方、部门或机构的咨询 ● 售出的书籍、报告的发行以及被学术及公共出版物引用的参考数以及参与组织会员及研讨会的出席人数
产出指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策建议和方案的数量和质量 ● 出版物数量与质量（图书、期刊、政策简报等） ● 新闻采访的数量与质量 ● 组织的发布会、会议和举办的研讨会 ● 员工被提名为担任顾问和政府职位的人数与级别

影响力指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被决策者和民间社会组织考虑或采纳的建议● 在事件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置● 政党、候选人、过渡小组中担任顾问的角色 所获奖项● 被学术期刊、公共证词和媒体引用或出版可以影响 政策辩论和政策决策● 成功挑战传统的官僚与被选官员的标准操作程序
-------	---

附录二：2012 年全球综合能力 50 强智库排名

排名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所属国家
1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	美国
2	Chatham House (CH),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查塔姆社/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英国
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美国
4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瑞典
5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美国
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国
7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	英国
8	Bruegel	布鲁盖尔研究所	比利时
9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美国
10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英国
1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美国
12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透明国际	德国
13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	德国
14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国际危机组织	比利时
15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美国
16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IIA)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日本
17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
18	Heritage Foundation	传统基金会	美国
19	Cato Institute	卡托研究所	美国
20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美国
21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	英国
22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FRI)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法国
23	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比利时
24	Fundación Getulio Vargas (FGV)	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基金会	巴西

25	Fraser Institute	菲沙研究所	加拿大
26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GAP)	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	德国
27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英国
28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	荷兰
29	Carnegie Moscow Center	卡耐基莫斯科中心	俄罗斯
30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美国进步中心	美国
31	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比利时
3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亚洲发展银行研究所	日本
33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KAS)	阿登纳基金会	德国
34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EMO, RAS)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俄罗斯
35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	瑞士
36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卡耐基中东中心	黎巴嫩
37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FES)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德国
38	China Institutes of International study(CISS)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
39	Consejo Argentin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CARI)	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	阿根廷
40	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	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德国
41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加拿大
42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	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英国
43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丹麦
44	Lowy Institute	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澳大利亚
45	IDEA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IDEAS 伦敦经济学院	英国
46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	英国
47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	英国
48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
49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经济事务研究所	英国
50	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	埃及

资料来源：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 and Policy Advice, 2013年1月28日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中心 A 座 15 层
电 话： (010) 64255855 邮 编： 100011
传 真： (010) 84080850 网 址： www.cdrf.org.cn
责任编辑： 任晶晶 电子邮箱： renjj@cdrf.org.cn
